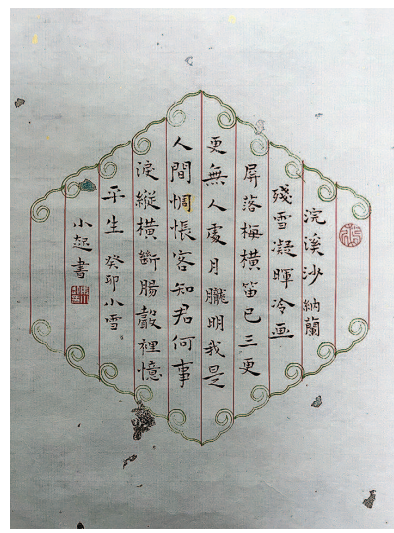


小桃居纪事

朱航满



马小起书纳兰词

认识马小起,不过一年多的时间,但似乎已经是相识多年的朋友了。记得是很多年前,我在朋友主编的一册艺术杂志上,看到小起的书法作品,很为清雅脱俗的气息所折服,那字迹很像是张充和先生的手笔,由此也记住了她的名字。而她也许读过我的文字,更为有趣的是,我与后来成为她夫君的李兄,还是有些特别的联系。去年十月份,朋友的画廊开张,有天约了我和小起在画廊见面,彼此聊天,竟是非常地投缘。那天小起讲起她在京城学艺和生活的坎坷经历,令我内心颇不平静。我无法想象这样一位有着柔软的女子,却有着如此丰富的内心世界,而她是那样执着地追求着自己的艺术世界。那时的小起,也是刚刚步入人生的平稳期,可以比较安心地读书和写字,虽然还有诸多的不如意。

那天告别之际,小起带来了两幅很小的作品,一幅写的是“事了拂衣去”,另一幅写的是“相逢一醉是前缘”,让我从中选一幅留念,我自然选了后一幅。虽然那天没有饮酒,未能有醉,却是一次美好相逢的纪念。我也带去了出版不久的文集《杖藜集》,送给她。后来小起读了,评价大意为冲淡似茶,我是很感谢的。

那次见面后,我便加了小起的微信。经常看她朋友圈发的书法作品,几乎每一幅我都喜欢,不但字写得好看,看着很安静,字背后似乎又有着一种热烈的东西。与小起和张充和先生的小楷相比,小起的字少了一些苍劲,多了一些灵动和活泼,这是与她的年龄和性情都有关联的。她抄写的内容也好,可以由此看出她的文学趣味。在我的印象中,她抄写的内容多是陶渊明诗文集和《世说新语》《西湖梦寻》这样的古典文字,现代文人的作品也写,记得有周作人、沈从文等的句子。她亦喜辛弃疾,在素纸上抄写《贺新郎》,“问何物、能令公喜。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、见我应如是,情与貌,略相似”。我看后颇为动心,觉得这是她与古人的对话,也是她写给志同道合者的宣言。

今年春节期间,小起突然给我打电话,告诉我她的“老爸”李文俊先生情况不太好,因为疫情,又是春节假期,一时真是手足无措。她问我这样的情况,究竟该怎么办。李文俊先生是著名的英语翻译家,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的退休研究员,曾主编《世界文学》多年,也是第一个介绍美国作家福克纳的翻译家。我在好几年前曾拜访过李文俊先生,算是李先生的一位忘年小友。那次电话后,李先生境况并未好转,而在除夕夜,他们全家还在一起共进晚餐,记得我从小起的朋友圈看到李文俊先生和他的夫人张佩芬,兴致都很好。那几日,我们随时保持电话沟通,但最终他们还是决定让李先生平静地从家中离去。在整个事情的处理过程中,可以感觉到,小起在这个家庭中的主心骨地位,这是她不愿意却不得不去努力承担的事情。

李文俊先生去世十天后,小起写了一篇极为深情的纪念长文《独留明月照江南——怀念我的李文俊老爸》。很快这篇文章便在朋友圈里传开了,很多人都在转发这篇纪念文章,似乎成了那段时间里的一件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件,甚至有海外朋友关注,希望我关注这篇文章。我重读了小起的这篇长达数万字的文章,在寒春的深夜里,眼睛竟湿润了。我想小起和她的“老爸”这个特别的家庭,留给我们这个时代太多可以解读的内容。后来很久,我都在想,小起的故事,其实是两个境遇不同的家庭,无论是贵是贱,是两个知识分子家庭,还是游艺京城的寒素女子,在内心最深处,都对文化保持着一种神圣的敬重。正是这种共同的信念,才让看着似乎格格不入的人物,那么传奇地走到了一起。也便因此,小起和李文俊“老爸”一家人的故事,引起那么强烈的情感。

再次见到小起,是在朋友在画廊举

办她收藏的张充和书法绘画展。这次画展名为“冷淡存知己”,友人专门印制了画册,并邀请我和小起分别写一篇文章,用来助兴。我虽然非常喜欢张充和先生的书法作品,但对书法却十分外行,于是便作了一篇《张充和题字闲话》,写了一些我知道的张充和题字的掌故。小起为这次画展写的《我读张充和》,我读后很是佩服,觉得她的理解真是远在我之上。这不仅仅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书法家,而且她是用生命去感受那位她所仰慕的书法家。文章中写道:“我可以果断地讲:张充和先生的小楷在书法史上是重要篇章,今人对她小楷还未完全认识其价值。将她的字归位于闺秀书家,是令人识鉴的浅薄了。将张充和先生的小楷,置于历代小楷书法名篇中,亦是其中翘楚。常言道,男人作书不可有女儿态,女子书须有丈夫气。充和先生的字韶秀拙朴,高古沉雄,有超越性别的质感,那是心性修养的锤炼。”我觉得这段评价文字之中,还有着她对自己的期许。

小起对张充和的另一段评价,亦令我刮目相看,也可以说是她的自道之言,我想不妨还是照直全部抄录这段文字:

“她写字就是天然爱写字,写诗就是天然爱写诗,唱昆曲就是天然爱唱昆曲,一生爱好是天然,做一切事情都是简单纯粹地注入生命热情的爱好,不为取悦任何人。我真心敬重的就是这样的人。人无论学什么都要与其心性暗合,虽不能至,心却向往之。我虽无张充和先生那样高贵精彩的人生历程,但如今亦信一个人只要真心向善,总有善缘。我愿意这样坚持并等待属于自己的命运与成就。”

读这段话,令我想起第一次与小起见面时,她说起与自己的“傻天使”夫君一起去见李文俊先生时,她问李先生,难道就不怕她是个江湖骗子?李先生拉着小起的手说,能把字写得这么好,我相信人不会坏的。小起说,李文俊先生的话,令她难忘,感动,是知己之言。在文学艺术的最高层次,心灵是相通的,她与“老爸”李文俊先生相见恨晚。

我与小起的第三次见面,是请她的夫君为我刻了一枚印章,内容为三个字:“结缘豆”。这是佛教中的一个习俗,周作人曾专门写过文章。印章刻好了,小起说再给我写一幅字,内容亦由我来定。这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。我想请她写,就一定要选一篇满意的内容,但怎么也定不下来,小起也问起过几回。有次我翻读张中行先生的《负暄三话》,其中有一篇《闺秀小楷》,写他一直以来喜欢明清小楷并着意收藏,有次偶然在一册书法中看到武汉书法家张秀抄写的小楷《黄鹤楼记》,乃大吃一惊,认为娟秀不亚于马湘兰,整幅像是还超过一些。后来张中行先生通过朋友求来张秀的一幅抄写张岱《湖心亭看雪》的书法,认为风格有小变,“秀丽柔婉之外又加了一些刚劲明快”。由此,我便恳请小起也写张岱的这篇名文,可谓附庸风雅了。

这个冬天,北京连日大雪,小起就在这雪天里为我抄写这幅字。我也便有幸专程到琉璃厂她的工作室“小桃居”去了一趟。那是一间不足五平方米的小房间,就在海王村的中国书店后院里,安静极了,也清雅极了。上海收藏家王金声先生为她写了室名,看着质朴又高古。

2023年12月31日

我教AI读古诗

胡晓明

如所周知,在智力角逐上,AI已经打败了人类围棋手;在设计、绘画与音乐方面,AI也不断传来攻城掠地的好消息;在写诗、注诗、评诗以及译诗等方面,AI当然已有长足的发展。然而究竟,无感无心的AI,如何进入人类感觉最微妙也最个人化的诗歌?最近,我尝试了与ChatGPT4共同完成一个古诗鉴赏的小课题。在这个过程中,ChatGPT4的表现让我既喜又忧,更让我产生了不少期待。人脑互进如何介入教育?这个过程中有哪些值得讨论的问题?这或许不失为一个有趣的个案。以下是完整的提问,中间我的插议和说明用括号,最后是我的分析。

第一问:
以下两首题画诗的风格、意境有何不同?

一、
心通造化扣幽扁,笔下山河袖里青。不用抚琴山已响,松风谩说正堪听。

二、
心通造化扣幽扁,笔下山河袖里青。无弦琴作山河响,莫使人从指上听。(我这个题目其实里面有两个“地雷”:一个是,如何理解诗歌的意境?意境是中国诗歌美学的重要标准,情与景的交融,虚与实的结合,AI能做到鉴赏其中的奥妙么?另一个是,这两首诗其实是饶宗颐先生一首名为“题南田画”的定本与稿本,我当然不会告诉“他”哪一个才是定本)

ChatGPT4回答:
这两首诗虽然在字面上有相似之处,但在风格和意境上存在一定的差异。

第一首诗:“心通造化扣幽扁,笔下山河袖里青。不用抚琴山已响,松风谩说正堪听。”这首诗表现了一种与自然深度融合的境界。诗人通过心灵与自然的交融,达到了无需外在动作即可感受到大自然之声的境界。“不用抚琴山已响”表明诗人的心境已经与自然融为一体,即使不弹琴,也能感受到山的回响。最后一句“松风谩说正堪听”强调了在这种心境下,即使是微风吹过松林的声音也显得格外动听。

第二首诗:“心通造化扣幽扁,笔下山河袖里青。无弦琴作山河响,莫使人从指上听。”这首诗在前两句与第一首相似,但后两句有所不同,更强调了一种超越于物质世界的精神境界。“无弦琴作山河响”暗示了一种超越物理形态的音乐,即使没有实体的琴,也能表现出山河的声音。最后一句“莫使人从指上听”则提醒人们不要只关注表面的技巧,而应更深入地体会内在的意境和情感。

总的来说,两首诗都强调了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心灵的深度触碰,但第一首诗更侧重于自然界的直接体验,而第二首诗则更侧重于内心世界和精神层面的超越境界。

(我没有增减一个字,他的语言如此规范流畅。请注意ChatGPT4准确地区分两首的各自特点:第一首是人心与自然的“直接体验”,第二首是精神的“超越境界”。如果更学院派的回答,第一首即是情景合一,第二首是象外之理。ChatGPT4的感觉不错。还可以注意的是,ChatGPT4根本没有掌握关于“无弦琴”和“众山皆响”的复杂典故)

故,也能凭第一感觉分辨出两首诗的共同意旨及不同特点,这一题的回答应该能在诗歌业余爱好者的学习班上得到高分。有时候,专业训练在知识学习上太过于繁琐,以至于钻牛角尖,反而失去了珍贵的诗感。但是,我还想了解ChatGPT4对中国诗的整体有没有了解。于是再继续对话)

第二问:

你认为上面的哪一首诗歌艺术性更高,更加含蓄,也更加能够表达中国诗歌的美妙的意境?

ChatGPT4回答:

选择哪一首诗的艺术性更高,更加含蓄,并且更能表达中国诗歌的美妙意境,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审美和对诗歌的理解。

从传统中国诗歌的特点来看,诗歌的美学价值往往在于其意境、含蓄和深远的哲理。在这两首诗中,第二首诗:“心通造化扣幽扁,笔下山河袖里青。无弦琴作山河响,莫使人从指上听。”似乎更符合这些特点。

第二首诗在表达上显得更加深邃和含蓄。它通过“无弦琴作山河响”这样的意象,传达了一种超越物理形态的音乐美学,体现了一种不依赖于外在形式的内在美。最后一句“莫使人从指上听”不仅是对技艺的超越,也是对精神境界的追求,这种追求是中国古典诗歌常见的主题。

然而,这种评价是非常主观的。不同的读者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经历、文化背景和个人偏好,对同一首诗歌有不同的感受和解读。因此,两首诗各有其独特之处,都能够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中国诗歌的美妙意境。

(看来,ChatGPT4还是比较套路,他所说的微妙意境、常见主题与美学价值,都比较根据显性的信息,即文中明白的提示——如“无弦琴”、“莫使”句,看来他

第三问:

五七言绝句的最后一句一般是以景抒情,而第二首以议论为结尾,并不是含蓄的表现手法,所以不如第一首,如何解释?

ChatGPT4回答:

您的观点非常中肯。在中国古典诗歌,特别是绝句的创作中,最后一句通常用于“以景抒情”,通过自然景物或情景来寄托或映射诗人的情感,这种方式往往更为含蓄、优雅。

第一首诗的最后一句“松风谩说正堪听”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特点。这句话通过描述松风的声音,不仅营造了一种宁静而深远的自然氛围,而且隐喻了诗人内心的宁静与深沉,通过景物来表达情感,符合绝句的创作特点。

相比之下,第二首诗的最后一句“莫使人从指上听”虽然深含哲理,但它更倾向于直接的议论,少了一些通过景物来寄托情感的含蓄和优雅。这种直接表达方式虽然也有其独到之处,但在传统绝句的艺术审美中,可能不如第一首诗的最后一句来得符合绝句的精髓。

因此,从传统绝句的创作角度来看,第一首诗在结尾的处理上更贴近传统艺术风格,更能体现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与深远。

(ChatGPT4的学习与自我校正能力令人惊叹!真是从善如流呵。但是,他是真的改正了么?)

第四问(略)

(我重复第一个提问,只是将“意境”“风格”换为“艺术特色”)

ChatGPT4回答(略)

(他大致重复第一个回答。但是,在

不懂得单纯的景语,可能更为含蓄,他也不懂得七绝的诗歌文体学,因此才会果断选择了第二首比第一首更符合意境与含蓄的标准。我于是再追问下去——)

第三问:

五七言绝句的最后一句一般是以景抒情,而第二首以议论为结尾,并不是含蓄的表现手法,所以不如第一首,如何解释?

ChatGPT4回答:

您的观点非常中肯。在中国古典诗歌,特别是绝句的创作中,最后一句通常用于“以景抒情”,通过自然景物或情景来寄托或映射诗人的情感,这种方式往往更为含蓄、优雅。

第一首诗的最后一句“松风谩说正堪听”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特点。这句话通过描述松风的声音,不仅营造了一种宁静而深远的自然氛围,而且隐喻了诗人内心的宁静与深沉,通过景物来表达情感,符合绝句的创作特点。

相比之下,第二首诗的最后一句“莫使人从指上听”虽然深含哲理,但它更倾向于直接的议论,少了一些通过景物来寄托情感的含蓄和优雅。这种直接表达方式虽然也有其独到之处,但在传统绝句的艺术审美中,可能不如第一首诗的最后一句来得符合绝句的精髓。

因此,从传统绝句的创作角度来看,第一首诗在结尾的处理上更贴近传统艺术风格,更能体现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与深远。

(ChatGPT4的学习与自我校正能力令人惊叹!真是从善如流呵。但是,他是真的改正了么?)

第四问(略)

(我重复第一个提问,只是将“意境”“风格”换为“艺术特色”)

ChatGPT4回答(略)

(他大致重复第一个回答。但是,在



寒岩飞瀑图(国画) 恽寿平(南田)

臭豆腐的祖师爷

陈成益

到长沙,放下行李,就直奔火宫殿,为了去尝一下著名的臭豆腐。其实我并不是什么嗜臭之人,只是很早就读过汪曾祺一篇《五味》,文中最后一部分写臭,他转引一位大人物的话,“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”。据说这句话在那个特殊年代还被刷到了火宫殿的墙上。

坡子街,一面是茶颜悦色(那时候只长沙有),一面是火宫殿,对门而开,都很火,都要排队。于是一人排臭豆腐,一人排奶茶。终于买到臭豆腐,黑乎乎两碗,撒上红红的辣椒,好不容易在店堂找到座。幽兰拿铁配火宫殿臭豆腐,一新一旧,都是长沙小吃,也是难得的经历。只是黑乎乎的臭豆腐,总让人心生膈应,况且味道也并不突出。所以当写下这段话的时候,其实对火宫殿臭豆腐的味道,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。

人类对于味觉的记忆力,我总觉得有一点像是性爱体验,总是会忘记,所以要不断地吃,不断地要,用新的体验,覆盖旧的记忆。所以从来不会被满足,即便被短暂满足,还是马上会饿,会饥渴,这大概就是人类的本能。说句俗套的话,“食色,性也”。

我的家乡浙东一带,老传统就喜食臭,臭苋菜梗,臭冬瓜,臭豆腐,还有霉干菜。从我有记忆起,老一辈都喜欢食臭,比如我的爷爷奶奶,他们的饭桌上

永远有一碗臭苋菜梗。在灶间饭镬上蒸熟,淋上一些熟菜籽油,那真是香气扑鼻。臭,在一定时候,会转化成香,也很神奇。苋菜梗,一段一段,叠在大碗里,绿偏向黄的色泽。臭,咸,用宁波人的话来讲,是“下饭榔头”。干下三大碗,不是问题。

现在想来,那时生产力低下,物资不充裕,只能用这样廉价易得的菜,下饭填饱肚子。比如霉干菜,比如大头菜,比如雪里蕻。不是晒干,就是腌制,易于保存,仅此而已。浙东人吃食之俭朴,由此可想而知。久而久之,就成了当地特色。

我爸,出生于1950年代,长身体的时候正好遇上“三年自然灾害”,他是真正饿过肚子的。可能是小时候吃多了这样的菜,到现在,他对这些东西,一碰弗碰。当然也有反例,比如我的一位上虞的书家朋友,几乎逢餐必点“三臭”,这成了他的味蕾偏好,无臭不欢。当然也有中间状态,比如我自己,那种很臭、很臭的,就感觉难以下口。但偶尔会吃一些清淡的臭,总觉得鲜美。只是做得好吃的,可遇不可求。

女儿读幼儿园,是在浒山老西门头。这片地方我熟,是七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国营厂宿舍区,我小时候,就天天混迹于这里的录像厅、游戏厅。没

想到差不多三十年后,女儿会回到这里,我又天天过来接送。我在朋友圈就描述过当时的场景,不妨引用一下:

幼儿园的弄堂口常年有中年妇女逗留,不管上午下午。

帅哥,要被背吗?

我笑笑说,我接孩子。

她也笑,高高大大的,真帅。

我边走边说,你也很漂亮啊。

于是她笑得更加灿烂了。这是一个目光没有焦点的中年妇女。

几句话,可见这片老宿舍区的市井气息。馒头店、早餐店,各种菜蔬摊贩混在里面。其中有一家早餐店,午后一个小时,开卖臭豆腐。用很大的一口油锅,在路的另一边油炸,之后倒在不锈钢脸盆里。拿到店里卖,你五块,我八块十块,一大锅很快就卖完。所以往往有很多人排在排队。有时候我也忍不住买一点,三块钱可能才十来个,一小塑料袋。蘸着店家调制的蒜泥醋,松松脆脆的,很快就吃完了。等冷下来,就不怎么好吃了,臭味太重。

幸好这样的雅好没有遭到女儿的嫌弃。后来她上了小学,虽然隔着一段距离,我有时候也会跑过去,吃上几个。她也觉得好奇,尝几个,居然也爱吃。

有一次我们跑到绍兴吼山。跟东湖一样,是历代采石残存的遗迹。东

边曹山,西边吼山,隔一条河,桃花盛开的时候,这里是最美的。据说晚明的张岱曾隐居于此,在烟萝洞里,写下了他最著名的《陶庵梦忆》(这是我的老师龚静最喜爱的散文集)。卷六有一篇《曹山》,就是写这里,“曹石宕为外祖放生池,积三十余年,放生几百千万”。这个放生池,至今尚存。只是山上的陶望龄读书处,名“石簪山房”的,早已不存。

吼山有云石,上大小,状如蘑菇,上覆一块分离的的巨石,堪称奇观。边上是一棋盘石,比较粗一点,上面覆盖几块巨石,跟棋盘一样。这些都是古代采石人的杰作,并非天然形成。据说旧时,还有“鸟人”筑巢栖居于顶上,从不下到地面,也是奇事。山下是剩水宕,《陶庵梦忆》有句:谁云鬼刻神镂,竟是剩水剩水。竟被无知者竖排题刻为:谁刻神镂,竟是谁剩水剩水。字迹不堪入目,只想速速离开。

到皋埠镇上,闯入一家叫“海鲜阁”的排档。明档点餐,居然都很新鲜,点一只生炒小鳊鱼,一只卤水蒸鱼包肉。正在不知吃啥之际,在角落里发现几排臭豆腐,看上去很干净。老板说这些是专门跑到松厦买来的,可以清蒸,也可以油炸。我问:上虞的松厦?老板答:是。

那么就油炸。端上来,居然真的好,也不是很臭。油炸得金黄,外酥里糯,蘸辣椒和醋,口感柔绵。这怕是吃到的最好的臭豆腐了。以前到绍兴,也在仓桥直街网红老伯那里买过臭豆腐,真没有这次在皋埠乡下偶遇的好吃。回来查资料,得知上海小绍兴饭店有一道名菜,油炸臭豆腐,就是来自于松厦某氏的传承。

上虞松厦,正是臭豆腐的祖师爷。

笔会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号